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131 期 | 2016 年 11 月 6 日 星期日 主编:龚建星 责编:王瑜明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wyming@xmwb.com.cn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,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曹振兴:

织花带,爱女红

文/林怡敏



一枚梭子,一把织带箱,安安静静地躺在小箩里,平淡无奇。可是,每当曹振兴握住它们的时候,就像画家拾起了画笔,一条条花带变戏法似地在纺纱机上绽放。缤纷的颜色彼此交织,精美的图案错落有致,真是“霞上织成开”。

挑花编织带是上海郊区和江南农村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品,它用途广泛,妇女腰间的围裙束带,婴儿襁褓的扎带,布鞋的鞋带等,都少不了它的身影。而它最重要的用途,是为新娘娘捆扎被褥。每条花带都有好的寓意,讨好的口彩。如今手工编织业逐渐走向没落,花带似乎快要退出历史舞台了,可张江却有一位老伯,用他的巧手、智慧和毅力爱上“女红”。

母亲遗下编织工具

曹振兴今年 73 岁,戴一副金丝边眼镜,笑盈盈的模样,显得文质彬彬、和蔼可亲。退休前在小学教数学,讲台一站就站了大半辈子。

1999 年,曹老伯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,意外在嫁妆箱里发现一套编织花带的工具:一把红漆织带箱和一枚梭子。这两件老旧的物事在从前不稀奇,农村妇女几乎人手一套,现在却是稀罕玩意儿了。抚着温润光滑的漆面,老人颇有些感慨。他说,“以前上学,妈妈总会在我书包上镶几段花带。”还有新娘子出嫁,嫁妆里的被子铺盖上若没几条漂亮又吉祥的花带捆上一捆,可怎么行!那时家家户户都会做花带,也离不开花带。

昔日,那一双双巧手上下翻飞,一枚枚梭子来来往往,一束束彩线丝丝入扣的场景在老人的记忆中复苏了。他下定决心,不该让这门技艺失传。“如果自己的后代连花带都没见过,不知道它的色彩和图案之美、变化之多,那多遗憾啊!”

独自研习花带编织

传承,做起来却不简单,更何况老人还是孤军奋战。古人云,但凡做事,总要“先其易者,后其节目”,曹老伯最先碰上的偏偏就是一个最难攻的“节目”。

挑花编织带这门手艺的传承,向来是“言传身教”——口中指导,手上演示。曹老伯既无明师点拨,又无典籍参考,只凭赤手空拳、一己之力上阵。

1999 年左右,村里若有新娘出嫁,还是有可能用花带扎被褥的。曹振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,把能看到的花带的样式、配色和图案都牢牢地记在心上。“把织法摸清楚,可难喽。”老伯说,他把样子拆了编,编了再拆,不搞清楚它的路数不罢休。作为一名数学老师,曹振兴不仅细致、耐心,还拥有较强的思维能力,善于推导。依靠母亲留下的唯一一套工具,他反复练习,终于把基本功给练扎实了,织出的带子宽窄合度,平整结实。

如何还原花带的美感?五线谱上七个音符,有千变万化的组合。磅礴浑厚,细腻婉转,尽在其间。编织又何尝不是如此?橙黄绿青蓝紫,棉纱的颜色不过寥寥数种,却能组成各种花式,传递出不同

这些漂亮的饰品当作礼物,免费赠送。

一枝木梭走进课堂

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门“女红”,早在 2000 年,曹老伯就率先在雪英小学开设了兴趣班,两年时间里教会了几十位学生编织花带;2008 年,他又在孙桥小学开办了兴趣班;后来又将在花带带进了张江中学、孙桥幼儿园、张江社区学校。他既耐心又细心,先演示,再讲要领,有错误指出,有进步鼓励,孩子们个个兴致高昂,学得又快又好。

二楼东房间既是老人的小天地,也是展览室。墙上挂着用花带拼接而成的文字,如“中国梦”“民间工艺”等。桌上陈列着他得过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奖杯。最引人注目的是桌子正中间的镜框,镶着老人独创的各色,色彩斑斓,如花似锦。每年暑假,会有好多中小学生在参观。

如今,曹振兴的大孙女已经从爷爷手中接过花带编织技术。这位上海师范大学的学生表示,她会不负爷爷的期望,把这门手艺传下去。今年暑假,孙女学校号召学生在自己家乡举办为期两周的爱心学校暑期班。趁这个机会,老人又当上了爱心学校的老师,在村里借了间教室,教 7、8 个孩子编织花带。

听织声促促,轧轧鸣梭穿屋。曹老伯坐得直直的,棉纱绷得紧紧的,织带箱摆得正正的,梭子欢快地跳动着,随着手指的律动,棉纱绞合,纹理自成。若把这斑斓多彩的花带挂在庭院里,想来也能“引得黄莺下柳条”。老人织得专注,身边围成圈儿的孩子学得投入。童声清脆,机杼声嗡嗡,气氛融融泻泻,令人感动。望着这幅图景,心中只想到两个字:传承。

从来巧思知多少,织成老骥一片心!



老老琐言

“半边天”

文/剑箫

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这种说法,是男权主义盛行时,舆论对于妇女在社会生产要素中起到相当作用的评价。时至今日,这种评价仍然没有过时。

有意思的是,在退休之后,夫妇间的角色渐渐发生了变化。以前男主外、女主内的“各占半边天”格局,已经变成了“主外”基本名存实亡,“主内”则由男女按能力大小各担。过去所谓的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,由于“立场”发生了变化,如今要改写成“爷们能顶半边天”了。

如今,退休之后的爷们,除极个

别的,绝大多数的人,都在家务活动中承担了相当的工作量,比如烧菜不行的,则去菜场买菜;给第三代喂养不在行的,则做托儿所幼儿园接送;衣食住行上当惯甩手掌柜的,则会抢着洗碗扫地……总之,退休的爷们,顶得起“半边天”了。

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况,不仅仅因为老夫妻“相互照顾”“各尽所能”“各司其职”,而是那些比老伴更会出现“退休综合征”、缺少必要的过渡的爷们,恢复了生活的本来面目,找到了真实的感觉。

的心意。曹老伯把搜集来的花带拆开,细细研究它的织法,每发现一种新的花式,就如获至宝。有的花式挑花编织难度大,图案繁复,一时挑不出来,他也不会轻易放弃,非得琢磨透了,把花式完美还原了,才肯善罢甘休。

曹振兴说,妻子担心他的身体,每晚都催他早点睡觉。“但我不学会就感到不安心,睡也睡不踏实。”为了编织熟练,每种花式他都要反复练习无数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曹振兴的“女红”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肯定。2007 年 3 月,曹振兴受邀在张江镇文广中心参加了民间手工艺选拔表演。同年,又参加了浦东新区的“手工艺中国——迎世博民间手工艺推荐会”,成为亮点。

独创花式免费赠送

曹老伯还给传统花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以前,手巧的妇女不过只会十几种花式,而目前曹老伯已掌握三十余种,且都是他的独创。花式的创新,不仅使挑花

编织带的形式更加多姿多彩,还大大丰富了它的寓意。

比较常见的有“枣子”花式,形似枣子,意寓“早生贵子”;“蝙蝠”花式,形似飞翔的蝙蝠,意寓“遍地是福”;还有“元宝”花式,意寓“招财进宝”。

在曹老伯独创的花式里,“双喜”和“八结及连心”花式是他的得意之作。“双喜”花式白底红纹,图案来自于“囍”字。要将这个颇为复杂的字再现于底纱上,不仅需要精密地排线,还需要娴熟的技艺。而“八结及连心”正反面是“八结”图案,缀以两颗心,意寓“永结同心”。曹老伯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,摆在桌上,原来是个 U 盘,上面系着一条漂亮的挂件,是用花带做的。“我还做了好多手机链和书签,分给大家,他们都很喜欢。”

现在,曹老伯的“花带制品”已经在街坊、亲友间颇有名气了。儿子和孙女只要在微信朋友圈一发他的花带饰品的照片,必能收获大量“点赞”。曹老伯也十分慷慨,只要别人喜欢,他会毫不吝惜地把



采访手记

晚晴别样红

有句老话说“男做女工,越做越穷”。曹振兴非但没“越做越穷”,反而做出了锦绣斑斓的幸福晚年。“有的老年人退休了无所事事,在棋牌室里消磨时间。牌桌加深不了感情,更出不了产品。”曹老伯感慨地说,“我坐在纺织机边,能为传承文化作贡献,多好!”

老人退休后,好的心态不能跟着彻底“退休”。曹老伯在一梭一线里慢慢编织出第二个精彩人生。作品受到喜爱和重视,给了他成就感;各方平台提供他展示技艺的机会,给了他充实感;给孩子们上编织课,又给了他幸福感。花带打开了他的晚年生活,还将他与孙女的大学生活连接在了一起,赠予他青春的光彩。

人到晚年,何尝不是另一种开始?“我每天编花带、教学生、琢磨新花式、同客人聊天,生活充实又和乐。”老人在他大半生里,始终是个平凡人。可在“晚晴”时候,开始变得与众不同。没有豪情壮志、雄图伟业,他只是踏踏实实地用双巧手,踏踏实实编织着沉甸甸的心意,踏踏实实织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晚年。

晚晴时节,不是夕阳西下,当是别样一番红。